

<<景岳全书（上册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景岳全书（上册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117086691

10位ISBN编号：7117086696

出版时间：2007-9

出版时间：人民卫生出版社

作者：（明）张介宾

页数：83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景岳全书（上册）>>

内容概要

《景岳全书》为明-张介宾（号景岳）著。

全书64卷，本次分为上下册出版。

《传忠录》3卷，论述中医阴阳、表里、虚实、寒热、气味，以及辨证、诊法、治则等，明辨前人得失，畅发己见，尤对“命门”学说的独到见解，颇有影响。

《脉神章》3卷，精选先贤著作脉法、脉义精华，并提出对脉诊的看法，切合临床实际。

《伤寒典》2卷，辨析伤寒诸证，论述各家经验，很有新义。

《杂证谟》29卷，论述内科杂病及眼、耳、鼻、喉、齿等70余种疾病的症因脉治，每病证列经义、论证、论治、述古、辨古、新案等内容，论述全面、缜密，溯本求源，有论有案，述古不泥古，对有些疾病的认识颇有创见。

景岳博览群书，学验俱丰，采摭广博，议论宏富，治学严谨，勇于创新，全书可谓集当时医学之大成。

后世医家有尊为“医门之柱石”之称，视其著作为“度世之津梁，卫生之丹诀”。

因此，本书为中医工作者必读之作。

<<景岳全书（上册）>>

作者简介

张介宾，明代医学家（1563-1640年）。

字会卿，号景岳，别号通一子。

原籍四川绵竹，后徙居浙江会稽（今绍兴）。

自幼聪颖，素性端静。

后在京师从名医金英（梦石）学医，尽得其传。

又曾从戎，游于北方，因成就不丰而弃戎就医，悉心钻研，尤其对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有深入精研，经三十载而著成《类经》三十二卷，将《内经》加以分门别类，详加阐释，亦多所发明，后代医家誉之。

又为增补不足，再撰《类经图翼》。

至晚年，又将其毕生医疗经验撰成《景岳全书》，其他著作亦不少。

其医理多与易学相通，主张医易同源，疗病思想以“阳非有余，真阴不足”为中心，认为“人体虚多实少”，强调命门在人体中之重要性，治疗则主张补真阴元阳，创立左归、右归之法，常重用熟地，故人有“张熟地”之称。

是为温补学派之主要代表人物，于后世有重大影响，人多赞誉其说，虽则亦有反对其见解者。

张介宾，字会卿，号景岳，又号通一子，明代浙江绍兴人，生于1563~1640年。

祖籍四川省绵竹县，其先世在明朝初期以军功授以绍兴卫指挥，遂定居浙江。

张介宾出身官僚之家，才思敏捷，自幼开始学习，凡天文、音律、兵法、象数等无不通晓，有比较扎实的文学、史学、哲学基础。

青年时代，拜当时的名医金英（字梦石）为师，尽得其传。

中年时代，又曾从戎幕府，经过了河南、河北、东北等地区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。

至五十余岁，张氏才返回乡里，全力研究岐黄之术。

由于张氏一方面有多个学科的丰富知识，同时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。

因此，不仅在中医基本理论方面很有研究，而且在临床治疗方面亦颇有造诣，成为明代一大医家。

余姚大文学家黄宗羲于《南雷文定前集》卷十为之作传曾说：“是以为人治病，沉思病原。

单方重剂，莫不应手霍然。

一时谒病者，辐辏其门，沿边大帅，皆遣金币致之。

其所著《类经》，综核百家，剖析微义，凡数十万言，历四十年而后成。

西安叶秉敬，谓之海内奇书。

”充分说明张氏学经两富的成就。

著有《类经》、《类经图翼》、《类经附翼》、《景岳全书》，《质疑录》等。

张氏非常重视阴阳学说的阐发。

认为阴之与阳，本是同一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，即《类经·阴阳类》所说“阴阳者，一分为二。

”但二者又是统一于一个事物之中，无阴则无阳，无阳亦无阴。

阳根于阴，阴根于阳。

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。

他认为，就人体而言，精气二者虽分阴阳，但精可化气，气可生精，二者又是相互为根的。

将阴阳学说运用于人体，形成了人体中精气一体的观点。

由于精气一体，因此治疗时，不仅要注意到精、气本身的调治，还要注意阴阳精气互根的一面。

也即对于阴阳精气亏虚的病症，张氏提出了“善补阳者，必于阴中求阳，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。

善补阴者，必于阳中求阴，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。

”“善治精者，能使精中生气。

善治气者，能使气中生精。

”总之，张氏重视人体阴阳精气互根的关系，重视阴阳相济，在治疗学上很有实际意义。

张氏的另一观点为“阳非有余”论。

首先，他从形气、寒热和水火之辨三个方面，探讨自然界的一些现象，从而阐明阳气在人体的重要性

<<景岳全书(上册)>>

，应时时虑其不足，不能任意戕伐。

形气之辨，认为人体生命的存在，主要是阳气的表现，而生命的终止，主要是阳气的先脱先绝，说明阳气只能虑其亏损而时时加以保养。

寒热之辨，认为阳热有利于生命活动的存在，而阴寒则对生命活动非常不利。

故而，热惟畏其不足，而不必过于伤耗。

寒惟畏其过盛，而不能妄加补益。

水火之辨，认为水之所以长养万物，亦依赖水中之阳。

无阳之水，不仅不能长养万物，相反还会冻杀万物。

所以虽言水有滋养万物作用，实际离不开阳气的作用。

因此，阳气要时时虑其不足。

张氏重视阳气，但并不忽视真阴，认为真阴在人体生命活动中也十分重要。

他从真阴之象、真阴之脏、真阴之用、真阴之病、真阴之治等五个方面加以阐发。

真阴之象，即指真阴在外的表象。

张氏指出可以根据形质的好坏，判断真阴的盛衰。

真阴之脏，即指真阴所在之脏腑。

张氏在命门学说的启示下，提出肾中命门为藏精之所，是人身之太极。

命门藏有真阴，既是阴精化生之所，也是阳气生成之宅，内具水火，是人体性命之本。

真阴之用，是指真阴在人体中的作用。

一方面，真阴充盛，则形体强壮。

另一方面，真阴又是元气之根，真阴充盛，则元气充足，脏腑各自发挥其正常生理功能。

真阴之病，是指真阴亏虚所出现的病理表现。

既然无水无火诸种病证，均与真阴之病有关。

所以，张氏认为虚损病证，见有水亏而阴虚阳盛者，病属真阴之病，故不待言。

另一方面，证见阳虚阴盛者，虽属火衰水盛，而真阴又是火之源，火衰亦由真阴不足所致，亦属于真阴之病的范畴。

故此，张氏总结说“无水无火，皆在命门，总曰阴虚之病。”

真阴之治，是指真阴虚损的治疗方法。

张氏创立左归丸、左归饮以填补真阴。

张氏认为中风一证，主要是由于内伤积损所致，不能概以外感风邪论。

这一看法，实与刘完素、李杲、朱震亨的观点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。

张氏论非风之证，强调正气虚衰，肝风内动是其病本。

因此治疗强调培补气血，以治其本。

注意阴阳水火的盛衰。

对于卒然昏倒不醒者，又当救其急，或化痰开窍，或益气固脱，根据虚实加以分辨。

对于肢体麻木、眩晕掉摇者，认为乃非风之先兆，又当防微杜渐，培补气血，防止非风之病的加重。

虽然，张介宾治疗中风一病，尚不十分完善，然其强调中风非风，从内因分析，从内伤论治，为后世中风的治疗提出了新的思路。

又如其论治三消病证，认为果为实火，但去其火，则津液自生，消渴自止。

若由真水不足，则悉属阴虚，无论上、中、下，急宜治肾，必使阴气渐充，精血渐复，则病必自愈。

治实火，用白虎汤或白虎加入参汤。

治水亏火旺，用玉女煎（石膏、知母、牛膝、生地、麦冬）或一阴煎（生地、熟地、芍药、麦冬、甘草、牛膝、丹参）。

又如其对不寐证的认识，亦能反映其重视辨证的精神。

他说：“不寐证虽病有不一，然惟知邪正二字则尽之矣。”

盖寐本乎阴，神其主也。

神安则寐，神不安则不寐。

其所以不安者，一由邪气之扰，一由营气之不足耳。

<<景岳全书（上册）>>

有邪者多实证，无邪者皆虚证。

凡如伤寒、伤风、疟疾之不寐者，此皆外邪深入之扰也，如痰，如火，如寒气水气，如饮食、忿怒之不寐者，此皆内邪滞逆之扰也。

舍此之外，则凡思虑、劳倦、惊恐、忧疑，及别无所累，而常多不寐者，总属真阴精血之不足，阴阳不交，而神有不安其室耳。

”张氏并不仅从虚损方面认识，而是强调神不安的病机，从邪气与正气两方面分辨虚实，认为或由邪气之扰，或由精血不足，导致阴阳不交，均可导致不寐。

这种对病机的认识，已相当全面。

张氏这种对每一疾病都依前人经验、病因病机、辨证分型及治疗等进行论述阐发的方法，对后世杂病治疗颇有影响。

张介宾十分重视温补真阴真阳，后世称其为温补派的代表。

又由于其创立左右归丸、左右归饮诸方剂，方中喜用熟地，后世又称其“张熟地”。

张氏临证十分重视寒热虚实辨证，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。

虽然张氏之学，引起后世一些医家的非议，如陈修园著《景岳新方》、章楠著《论景岳书》等，均认为张氏之学概论温补，有矫枉过正之失。

但多数医家对其学术上的贡献，均持肯定态度，认为张介宾不失为中医学术发展中的一大医家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<<景岳全书 (上册)>>

书籍目录

入集 一卷	传忠录目录	传忠录上 二卷	传忠录中	道集 三卷	传忠录下 四卷
脉神章上 五卷	脉神章中 六卷	脉神章下	须集 七卷	必?丛书	伤寒典上 八卷
伤寒典下	从集 九卷	杂证谟目录 十卷	杂证谟	诸风 十一卷	杂证谟 非
风 厥逆	伤风 十二卷	杂证谟 风痹	汗证	痉证性集 十三卷	杂证谟 瘟
疫 十四卷	杂证谟理集明集心集必集贯集天集			

<<景岳全书(上册)>>

章节摘录

君火相火论十三 余向释《内经》，于君火以明、相火以位之义，说固详矣，而似犹有未尽者。及见东垣云：相火者，下焦包络之火，元气之贼也。

丹溪亦述而证之。

予闻此说，尝掩口而笑，而觉其不察之甚也。

由此兴感，因再绎之。

夫《内经》发明火义，而以君、相、明、位四字为目，此四字者，个个着实，是诚至道之纲领，有不可不阐扬其精义者。

亦何以见之？盖君道惟神，其用在虚；相道惟力，其用在实。

故君之能神者，以其明也；相之能力者，以其位也。

明者明于上，为化育之元主；位者位于下，为神明之洪基。

此君相相成之大道，而有此天不可无此地，有此君不可无此相也明矣，君相之义，岂泛言哉！至若五运之分，各职其一，惟于火字独言君相，而他则不及者，何也？盖两间生气，总曰元气，元气惟阳为主，阳气惟火而已。

第火之为用，其道最微，请以火象证之。

如轻清而光焰于上者，火之明也；重实而温蓄于下者，火之位也。

明即位之神，无明则神用无由以著；位即明之本，无位则光焰何从以生？故君火之变化于无穷，总赖此相火之栽根于有地，虽分之则一而二，而总之则二而一者也，此君火相火之辨。

凡其为生化，为盛衰，为本末，重轻攸系，从可知矣。

人生所赖者惟此，故《内经》特以为言。

然在《内经》，则但表其大义，原无分属之条，惟《刺禁论》曰：七节之傍，中有小心。

此固稳然有相火所居之意，故后世诸家咸谓相火寄在命门，是固然矣。

然以予之见，则见君相之义，无脏不有，又何以辨之？盖总言大体，则相火当在命门，谓根茎在下，为枝叶之本也。

析言职守，则脏腑各有君相，谓志意所出，无不从乎形质也。

故凡以心之神，肺之气，脾胃之仓廩，肝胆之谋勇，两肾之伎巧变化，亦总皆发见之神奇，使无其地，何以生此？使地有不厚，何以蓄此？此皆从位字发生，而五脏各有位，则五脏亦各有相，相强则君强，此相道之关系，从可知矣。

故圣人特命此名，诚重之也。

而后人指之为贼，抑何异耶！此万世之疑窦，故予不得不辨。

或曰：是若谬矣，第彼之指为贼者，亦有深意。

盖谓人之情欲多有妄动，动则俱能起火，火盛致伤元气，即所谓元气之贼，如何不可？予曰：此固邪正分歧最当明辨者也。

夫情欲之动，邪念也，邪念之火为邪气；君相之火，正气也，正气之蓄为元气。

其在身家，譬之产业，贤者能守之，不肖者能荡之，罪与不罪，在子孙之废与不废，墩基何与焉？相火之义亦犹此耳。

夫既以相称之。

而竟以贼名之，其失圣人之意也远矣。

且凡火之贼伤人者，非君相之真火，无论在内在外，皆邪火耳。

邪火可言贼，相火不可言贼也。

矧六贼之中，火惟居一，何二子独知畏火，其甚如是，而并昧邪正之大义，亦何谓耶？予闻其言，固知其之错认面目矣，不觉因而失笑。

先天后天论十四 人生于地，悬命于天，此人之制命于天也；栽者培之，倾者覆之，此天之制命于人也。

天本无二，而以此观之，则有天之天者，谓生我之天，生于无而由乎天也；有人之天者，谓成我之天，成于有而由乎我也。

<<景岳全书(上册)>>

生者在前，成者在后，而先天后天之义，于斯见矣。

故以人之禀赋言，则先天强厚者多寿，先天薄弱者多夭；后天培养者，寿者更寿，后天斫削者，夭者更夭。

若夫骨骼者，先天也；肌肉者，后天也。

精神者，先天也；容貌者，后天也。

颜色之有辨也，苍者寿而妖者夭，嫩中有苍者吉，苍中有嫩者凶。

声音之有辨也，充者寿而怯者夭，虽细而长者吉，虽洪而促者凶。

形体之有辨也，坚者寿而脆者夭，身虽羸瘦而动作能耐者吉，体虽强盛而精神易困者凶。

动静有辨也，静者寿而躁者夭，性虽若急而急中有和者吉，阳虽若厚而阴中蕴薄者凶。

至若少长之辨，初虽绵弱而渐长渐坚者，晚成之征也。

气质之辨，少年华丽而易盈易满者，早凋之兆也。

是故两天俱得其全者，耆艾无疑也；先后俱失其守者，夭促弗卜也。

若以人之作用言，则先天之强者不可恃，恃则并失其强矣；后天之弱者当知慎，慎则人能胜天矣。

所谓慎者，慎情志可以保心神，慎寒暑可以保肺气，慎酒色可以保肝肾，慎劳倦饮食可以保脾胃。

惟乐可以养生，欲乐者莫如为善；惟福可以保生，祈福者切勿欺天。

但使表里无亏，则邪疾何由而犯，而两天之权不在我乎？故广成子曰：毋劳尔形，毋摇尔精，乃可以长生。

至矣哉，两言尽之矣！勿以此为易而忽之。

标本论十五病有标本者，本为病之源，标为病之变。

病本惟一，隐而难明；病变甚多，显而易见。

故今之治病者，多有不知本末，而惟据目前，则最为斯道之大病。

且近闻时医有云：急则治其标，缓则治其本。

互相传诵，奉为格言，以为得其要矣。

予闻此说而详察之，则本属不经而亦有可取。

所谓不经者，谓以其治标治本对待为言，则或此或彼，乃可相参为用矣。

若然，则《内经》曰治病必求其本，亦何谓耶？又《内经》说：夫阴阳、逆从、标本之为道也，小而大，浅而博，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为害也。

以浅而知深，察近而知远，言标与本，易而勿及。

又曰：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，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；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，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；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，先病而后生热者治其本；先病而后泄者治其本，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。

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，先病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，先中满而后生烦心者治其本；小大不利治其标，小大利治其本；先小大不利而后生病者治其本。

由此观之，则诸病皆当治本，而惟中满与小大不利两证当治标耳。

盖中满则上焦不通，小大不利则下焦不通，此不得不为治标以开通道路，而为升降之所由，是则虽曰治标，而实亦所以治本也。

自此以外，若以标本对待为言，则治标治本当相半矣，故予谓其为不经者此也。

然亦谓其可取者，则在缓急二字，诚所当辨。

然即中满及小大不利二证，亦各有缓急。

盖急者不可从缓，缓者不可从急，此中亦自有标本之辨，万不可以误认而一概论也。

今见时医，非但不知标本，而且不知缓急。

不知标本，则但见其形，不见其情；不知缓急，则所急在病，而不知所急在命。

故每致认标作本，认缓作急，而颠倒错乱，全失四者之大义。

重命君子，不可不慎察于此。

<<景岳全书（上册）>>

编辑推荐

景岳博览群书，学验俱丰，采摭广博，议论宏富，治学严谨，勇于创新，全书可谓集当时医学之大成。

后世医家有尊为“医门之柱石”之称，视其著作为“度世之津梁，卫生之丹诀”。

因此，《景岳全书》(上)为中医工作者必读之作。

<<景岳全书（上册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